

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爲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爲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

今世所行老子之書皆曰老聃之書也
簡觀老子書深有疑焉蓋入乎道而猶
有蔽焉者也何以明之曰道可道非常
道名可名非常名又曰我獨怕兮其未
兆嗚呼非入乎道者斷不及此今人心
逐逐不休不能斯須止靜有能寂然不
動乎意而又者乎兆謂意起而象兆也
怕者兢兢業業也雖兢兢業業而非意
也孔子所謂用力於仁者嗚呼至矣及
乎曰此三者不可致詰復混而爲一夫
道未始不一何以復混爲此其大蔽也
此意之所爲也道不如是也又曰萬物
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歸根曰靜離動而之靜此蔽也非道也
又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觀
孔子與老聃言禮甚詳殆非此老子也

豈亂首等語後人附益之邪權說邪設
權說而亦好靜而惡動取無爲而舍有
爲非道之大也孔子無常師師其是者
不師其非也

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曰臣受先臣之

命云孔子聖人之後也滅於宋王肅云孔子之先去

宋奔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

史記宋湣公其卒弟煬公熙立湣公子

鮒祀弒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爲厲

公而此云始有國而授厲公者傳聞異

辭邪王肅注家語云弗父何緡公世子

厲公兄也讓國以授厲公

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宋戴公武宣公三命茲益

恭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

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饁於是粥於

是以糊其口史記余在敢下又其作余其恭儉也若此

臧孫紇有言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則必有

明君而達者焉

達謂得行其道於明君也

孔子少而好

禮其將在矣

將在孔子

屬臣曰女必師之今孔

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

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

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疋豎子侍御敬叔

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

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

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主

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

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

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

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辨

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

已爲人子者無以惡已爲人臣者

身者父母之遺

體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此不特人子之道如此凡人皆不可立我爲人臣者無使君

惡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
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孔子觀乎明堂觀
四門墻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
惡之狀與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王抱之
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
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
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不務襲迹
所以安存而急遽所以危亡是猶有以異
於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惑焉孔子
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
有金人焉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
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
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
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
神將伺人焔焔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寢
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

將尋斧柯拔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

傷口曰是何傷哉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

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

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

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

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

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

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河雖左長於

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降監於人

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

子識之音志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曰戰戰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

口過患哉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粟千鍾

也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

道加行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

後行

管仲第四十

子路問曰管仲之為人如何子曰仁也子
 路曰管仲說襄公公不安本釋也欲
 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家殘於齊而
 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慙心
 是無醜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
 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若是
 乎孔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闡

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於齊

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慙心自

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

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

仲才度義才裁也管仲不死束縛而立功名

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與取仁過於取仁與者語辭

未足多也不非召忽但不多之爾季羔為衛之士

師別人之足俄而衛有蒯瞶之亂季羔逃

之走郭門刑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關
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
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旣而
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刑者曰吾不能虧主
之法而親刑子之足今吾在難此正子之
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刑者曰斷
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
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獄決罪處

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
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
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
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
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言公明子羔
樹德非作意

子路爲

蒲宰爲木備與其民修溝瀆以民之勞煩
苦也人與之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
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

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脩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餓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女以民爲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私以爾食饋之是女明君之無惠而見已之德美矣女速已則可不已則女之見罪必矣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

有之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愴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子貢問曰死者有知乎將無知乎子曰吾欲言死之有知將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無知將恐不孝之子棄其親而不葬賜欲知死者有知與無知非今之急後自知之

子路亦嘗問死子曰未可知生

問知者謂子真答其問也不知者皆謂生有知死無知知者謂生非有知死非無知

生與死皆不可以有知無知言之人能自知則知之矣子貢方以夫子之文章與言性與天道裂而爲二離而爲三是宜未足與語此而曰後自知之

子貢問

治民於孔子子曰懔懔焉若持腐索之扞

馬

王肅云扞馬突馬

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

通達御之皆人也

達其達之訛歟抑謂通達之衢歟

以道

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如之何其無畏也魯國之法贖人臣妾于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

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之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爲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往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子路治蒲請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懾勇寬而正可以懷

強愛而恕可以容困

困者困而不學之困
本心之善不伸雖非

剛強而
不好義

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則

正不難矣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

焉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對曰此

蓋為宥坐之器

宥右
斂

孔子曰吾聞宥坐之

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戒

故常置之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注

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

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

知者第四十一

子路見於孔子子曰知者若何仁者若何

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

可謂士矣子路出子貢入問亦如之對曰

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矣子貢

出顏淵入問亦如之對曰知者自知仁者

自愛子曰可謂士君子矣

此顏子已聞夫子克己復禮為仁由己
 之誨之後之語也嗚呼至矣孔子曰知
 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道
 之謂知守道之謂仁此心即道故舜曰
 道心此心虛明廣大無際神用變化不
 疾而速不行而至因物有遷為意為妄
 一日自知自信我乃即道故曰百姓日
 用而不知此心雖明舊習猶在日用雖

妙舊習潛應苟不用力終失其道用力
 非思用力非為思為非道舊習則然內
 心發光本妙常一是之謂仁自愛故用
 力用力非外故曰自愛嗚呼至矣

子貢曰子從父命孝臣從君命貞乎奚疑
 焉

乎者疑辭既自疑又曰奚疑以決之人
 言亦有如此者

孔子曰鄙哉賜女不識也管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故子從父命詎爲孝臣從君命詎爲貞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矣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子曰是倨倨者何也有倨傲之貌夫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

以濫觴及其至于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邪今爾衣服旣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女乎

盛服盈色比之下流多水孔門諸賢皆有若無實若虛唯子路子張異也

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若也顏色充盈不改

子曰由志之吾告女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有矜伐之貌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

君子知之曰知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惡不足哉

言知之曰知則不知曰不知之意已見矣言不能曰不能則能曰能之意可見矣孔子謂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此言之要也謂能曰能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甚矣夫孔子之善於明道也子路

雖有所知能其未至於道確矣而孔子遂指之曰此言之要行之至何也嗚呼非聖人豈能發明大道如此此道何思何慮不識不知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知曰知不知曰不知能曰能不能曰不能如此則誠實而已矣誠實至矣妙矣無所不通人皆有之而自不知也知此謂之知道不失此謂之行道要猶

至也知道曰智行道曰仁仁智聖人之
道也惡有尚不足者哉言其道之已全
也論語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
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子路行行然必
有以不知爲知不能爲能者矣

魯哀公問曰管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
曰寡人有問於子而子無言何也對曰以
君之問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爲對公

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爲君也其政好
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
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
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好生
故也君舍此道而冠冕是問是以緩對

夫舜若天地而靜虛授賢而替不肖不
止於好生而已而孔子首稱好生又摠
稱好生何也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曰

先聖大訓卷之五
周人以粟而公曰使民戰粟是有誅三家之微情形見孔子意謂宰我之不諫止也而尤之曰事已成則不說已遂則不諫既往則不復追咎今哀公事未成遂而亦不諫乎事非既往尚可救止祿去公室五世矣公不懲昭公之覆轍故孔子因問而詳言好生庶潛消公意不召禍

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不知道者謂於宗廟起敬孝而已非道也孔子知其蔽於此故明曰道也嗚呼孔子告人如此明白而人猶莫之悟也胡不又觀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又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人惑於名迹自作樊墻自聖人

先聖大訓卷之五
觀之未見其二

斷獄第四十二

孔子爲魯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爲奚若某以爲奚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

衆議如有是者則夫子曰當從某子幾近也幾是云者猶未敢斷定某子所議確然是猶以審問於衆人也

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及武仲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憑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魯公索氏

先落反

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
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夫子何
以知其然子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於
其親將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多矣若此
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楚恭王出遊亡烏噉
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楚人
得之又何求之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
也子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虞

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
伯仁也盍往質之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
者讓路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
虞芮之君曰吾儕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
之朝遂自相與讓而退咸以所爭之田爲
閒田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
加焉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哀公問
曰紳委章甫

先聖大訓卷之五
委貌周冠章甫殷冠孔子殷人冠章甫
學者從之多冠章甫魯士委貌章甫雜
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乎然
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
然也黼紱袞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
使然也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
猛服使然也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

王肅云言市弗能爲廉好肆不守折也
長者不爲市竊夫其有益與無益君子所
以知

竊以爲夫其有益無益君子所以知歟
意承上所言

孔子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
不能入其門矣

以其中懷深曲不質直可畏也

子曰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

矜能
傲人

先聖大訓卷之五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爲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遜以爲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已

先之謂彼無求我我斯從之如此則不以進退動其心故無怨

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釐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釐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釐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

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

嫗噢也字訛音同噢痛念聲威遇反

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爲可講智乎孔

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則刑戮游臻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向也賜觀於太廟之堂未既輟還觀北蓋皆斷焉彼將有說耶匠之過也子曰大廟之堂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貴久矣尚有說也

蓋者屋之上覆其體貴重久矣當有說也尚亦非決定之辭

讀史第四十三

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歎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達其義匪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

楚莊以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陳侯在晉

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莊王使讓之曰夏徵舒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罪其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以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反之可乎對曰可哉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春秋魯宣十一年書曰楚子入陳

孔子覽晉志晉趙穿殺靈公趙盾亡未及山而還史書趙盾弑君盾曰不然史曰子爲正卿亡不出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盾

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乎
孔子嘆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
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境
乃免

謂越境而往非謂越境而復返董仲舒
亦云大抵春秋名卿賢大夫多以戀族
固位既不能格君於道又不能去其末
流遂至於坐視弑逆或能去或不能去

盾若越境遂去而不返猶可以免記者
微不盡孔子之旨學者疑焉

晉邢侯與雍子爭田叔魚攝理叔魚叔向弟理獄官

之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弊

獄邢侯弊即蔽斷也邢侯怒殺叔魚與雍

子於朝韓宣子問罪於叔向宣子名起叔向曰

三姦同罪施生戮死可也

內則施羊施麋施鹿施麇之施與此義

同謂肆之歟

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

敗官爲默

王肅云默猶冒苟貪不畏罪

殺人无忌爲賊

夏書曰昏默賊殺咎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叔魚於市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罪不爲末減由義也夫可謂直矣平

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

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

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

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由義也夫

鄭有鄉校鄉校之士非論執政讓明

然謂明

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以毀爲也

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

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是

先聖大言卷之五
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
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遠止然猶防川大決
所犯傷人必多吾弗克救也不如小決使
道不如吾聞而藥之醜明日蔑也今而後
知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
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孔子聞之曰
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鄭伐陳入之子
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

曰昔虞闕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
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

以元女大姬配胡公

元女武王長女

而封諸陳以

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

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

而立之

五父陳佗

蔡人殺之

欲立其出故

我又與蔡

人奉戴厲公

戴厲公而立之

至於莊宣皆我之自

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

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

鄭桓公友者宣王庶弟初封於鄭

蔑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衆

家語介作豕

以

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

億臆也不敢逞以已意私逞

戎是

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

未得伐陳命

則又有

東門之役

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

當陳隧者井堦木

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天誘其衷敝

敝邑心陳知其罪授首于我

左傳首作手

用敢

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

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晉天子之地一圻列

國一同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

致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

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

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

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

士莊伯士弱

復於

趙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孔子

聞之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

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

入陳非文辭不爲功小子慎哉

家語聞之
下有子貢

左傳無小子
慎下有辭字

孔子弟子有宓子賤者

宓音
伏

仕於魯爲單父宰恐魯君聽讒言使已不

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

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

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

之辭請歸魯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

而歸矣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

掣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

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曰宓不

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

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寤太息

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

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

過微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

先聖大訓卷之五
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
制有便於民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
子曰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
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懇誠忠信
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
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
其麥請放民出皆穫傳郭之麥可以益糧
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

逮于麥季孫聞之怒使人以讓宓子曰民
寒耕耨耨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有
以告者而子不聽非所以爲民也宓子慙

就子
六反

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

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
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
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
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三年孔

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敝
 裘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
 期問焉曰凡漁者為得何以得魚即舍之
 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鱗鱗音吾大夫愛
 之其小者名為鯁鯁弋證反吾大夫欲長之是
 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反以告孔子曰
 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敢
 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

言誠於此者形於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

也術者道之異名

自吾第四十四

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孔子曰禮
 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
 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
 是之謂也主人聞之以成

孔子之言無非道者而於威儀之誨其

開明學者益著威儀非勉而至自然而
然非思慮之所及此禮樂之原本諸大
一分而爲天地變而爲四時達於冠昏
喪祭射御朝聘者也貌以所擯之禮而
轉禮以所擯之辭而明主人聞擯贊而
威儀以成言主人一無所思聞擯而成
嗚呼人心即道故舜曰道心此心無動
清明無際動乎意則昏不動乎意則清
明變化出生萬善故孔子平居日用不
逆詐不億不信不知老之將至又曰無
知也而威儀三千不思而得不勉而中
道心初無聖愚之分因意起與不起始
有聖愚之分

孔子曰高柴執親之喪則難能也開韜不
殺則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仁也
湯恭以恕是以日躋也

高柴字子羔執親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見齒笑也不殺不折不忍之心油然而生湯之所以聖敬日躋者由是心以往也此心人皆有之而不自知其善不能自保故復失之離善則之惡矣

子貢言所對衛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行於孔子子曰是女所親也吾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思之所未至智之所及者乎

家語所載辭旨大差屢見家語遇疑阻則輒以己意加損大失孔子之旨夫戴所記雖多有不善屬辭不能明白而靜思之則孔子之旨亦著家語加損之文雖明白而淺陋多失本真

子貢曰賜願得聞之子曰不克不思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晉平公問於祁

後曰羊舌大夫晉國之良大夫也

羊舌大夫叔向之祖父也申生伐臯落
氏羊舌異於群議曰違命不孝棄事不
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

其行如何祁僎對辭曰不知也公曰吾聞
女少長乎其所女其闡知之祁僎對曰其
幼也恭而遜耻而不使其過宿也

改之不使過宿其為侯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也

諸行悉善而謙德特盛故表見其為公車尉也信而好直

其功也至於其為和容也温良而好禮博
聞而時出其志也公曰嚮者問女女何曰
弗知也祁僎對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
以不知蓋羊舌大夫之行也畏天而敬人
服義而行信孝乎父而恭於兄好從善而
敦往蓋趙文子之行也文子名武其事君也不
敢愛其死然亦不亡其身謀其身不遺其

友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

行也

士會字季初封隨後改封范

其為人之淵泉也多

聞而難誕也

誕欺也大言欺陵也

不內辭足以沒世

不內辭非不受人言之謂也謂其聰明

無蔽無疑聞人言辭如雲氣往來太虛

不能以入其心也夫有蔽有辭破我之

蔽則此辭入吾之心矣吾有疑而有辭

足以釋吾之疑則此辭足以入吾之心

矣言辭萬狀逆順深淺當否體狀無窮

孰能不為之動惟虛明本無疑蔽自然

外辭不能深入嗚呼苟非大聖未有能

不內辭者未有能一不為言辭所動者

言足以沒世謂終其身無有一辭能入

之者孔子善於明人之德此舉其他人

之所不及者淵深泉出無窮多聞博知

本末具備至矣大矣孔子閒處喟然而

歎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則天下其有定矣此情亦可觀

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

言者道行生者明其不死明其其孫出不犯況時有道故不死

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

默而容則禍不及之然不言不死者國家無道亦難保其必不死

蓋銅鞮伯華之行也

羊舌赤字伯華邑於銅鞮

外寬而

內直自設於隱枯之中

孔子曰隱枯之中多曲木

直已

而不直人以善存亡汲汲

存亡者死生不變也

蓋蘧

伯玉之行也孝子慈幼允德稟義約貨去

怨

義出於性稟非勉而能

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

君雖不量於臣臣不可以不量於其君是

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

命無道橫命

家語橫作衡

蓋晏平仲之行也德